



插图 斌礼

## 唯有阅读最迷人

李海清

我从小就喜欢文字，喜欢阅读，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姐姐比我大6岁，从我记事起，姐姐就每天夹着个毛巾做的书包，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。每天放学后，姐姐就把当天学的语文、算术（当时也只有这两册课本）讲给我听。姐姐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。

1963年，我以高分考入太原二中，学校有图书室，那里便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，但却没有阅览室，只可借书，每次只能借一本。大概是因为我去得勤，管理员老师对我另眼相看，星期六允许借两本。初中那几年，读了不少书，还读了许多外国名著。记得《虎皮武士》这本书结构奇特，一小段一小段的，每段前还标着序号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13世纪格鲁吉亚国宝级史诗，那些小段就是独特的“十六行诗”。

太原二中的校址在今太原古县城文庙，距我们村5里地，我是走读生，下午回家时出县城南门，一过宝华阁就掏出书来边走边看。每天都要穿过一大片苇海，苇莺儿鸣叫着，更觉幽静。

17岁以后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，读书的癖好却没有削减，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，主要是借阅，也和发小们交换阅读，连环画居多，我们称为“人人书”，偶尔也会买一些。20岁左右将四大文学名著全读了一遍。在农村还能听书，有位我称为六哥的邻居，是乡村文化人，他每天晚上在生产队给劳累了一天的邻居们读古书，《七侠五义》《三侠剑》《绿牡丹》等古典文学作品，我都是从六哥那里听来的。村里有一位郭大哥，家里藏有一套清道光六年（1826）版的《太原县志》（6册），保存得很好，别人借不出来，唯独主动借给我看。因为是当地的历史，我看着看着就爱不释手了，忽然就动了抄录的念头，用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，把喜欢的章节抄到了笔记本上。

我看书很杂，文、史、哲，寓言神话、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作品都看得津津有味，反正抓到什么看什么，是文字就喜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的《青春之歌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林海雪原》等，当然不会放过。最喜欢看的书，是竖排繁体字、带绣像的古典文学作品，若是毛宗岗、金圣叹等名家评点的就更喜欢了。这些书人们称之为“闲书”。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老师指导，但我借助字典，那些不太好懂的文言文也理解得大致不差，颇有点“无师自通”的意思。

对书的痴迷，还让我生出几个“陋习”：吃饭时必须拿本书，边吃边看，尽管父亲没什么文化，却很支持我，常说：你那不叫吃饭，叫“吃书”，把书都吃进肚子里了。上厕所时拿着书、睡觉前必须看一段才能睡踏实，不然就像缺了点什么。我们村1958年通的电，也曾在路灯下看书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怕我把眼睛看坏，不让我晚上看书，早早就关了灯。但不看书睡不着，就钻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，热得满身大汗。这当然是偶尔为之。直到现在，走路、吃饭看书的习惯早已经改掉了。但睡前看一段和蹲卫生间带书这两个“陋习”怎么也改不掉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，我先是给报纸、南郊区广播站写通讯报道，后来开始文学创作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，书籍也越来越多了，再也不缺书看了。如今我已年逾七旬，看了很多书，也写了很多字，眼睛竟然还不错。还是邻居六哥说得好“看闲书，识闲字，闲书不闲”，这和人们常说的“开卷有益”同义。在平常动笔创作时，那些学到的知识，不定什么时候就从脑海里冒了出来。可见“闲书不闲”是一句至理名言。



享受阅读 重温经典

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

## 四十岁读书

谢汝平

40岁读书，跟年轻时不同，目的很纯粹，不再夹带功利性，不再看不喜欢的书，读书终于成了随性的乐事。

年轻时读书，读的是书中的热情，40岁读书，读的是文字背后的思想。可能读书的速度慢了，但思考的时间多了。年轻时对书本崇拜，对作者尊敬。学习的意图明显。40岁读书，带着批评的态度，有着质疑的精神，这样读书或许累一些，却读出了更高境界。作者或许比读者年轻，文字散发火一样的热情，谁都年少轻狂过，大可以释然一笑。作者或许是同龄人，这样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，同样的往昔岁月，同样的历史经历，同样的使命感，更能看懂书中的每一个文字，即使是欲说还休的画外音，也能心领神会。对于年长的作者，文笔老辣，文字老道，复杂的人生经历在书中留下烙印，虽不必以对待教科书的虔诚态度去读，但必要的敬畏之心还是要有的，可能也会读出历史的局限性，但更应

该思索自己的局限性。

40岁人的生活压力大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读书时间少了，这就需要读些精品。当然，对精品的概念因人而异，最起码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。我对读书人都是钦佩的，也是包容的，从不觉得看武侠小说的人就比读古典名著的人低一等，读书本来就不是大多数人的主业，能够抽出时间读书已属难能可贵，怎么还会吹毛求疵去指责别人。40岁读书，即使是一本流行杂志，里面也有年轻时读不出来的道理。人生活得疲累，但不能乏味，坚持读书者，或许仅是一种喜好，但却可以活得更明白。

20岁的人恋爱，40岁的人读书，都是人生乐事。泡一杯香气袅袅的热茶，读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，就是最平静安稳的理想岁月。40岁读书，人和书更像老夫老妻，早就过了七年之痒，经历了同甘共苦，习惯了相濡以沫，似乎有了夫妻相，令人羡慕不已。

## 直到青藤绕屋

卢静

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每当我仰望璀璨而浩渺的星空，总会想起2000多年前，庄子说的这句话。

“我们不能不对置身其中的宇宙感到惊异”，行走夏夜的星空下，我也时常情不自禁忆起历史学家汤因比著作中的一句话。

一个最古老的问题，从我心底腾涌，我，从哪里来？好像一道闪电，劈过远方幽暗的深海，无鳞龙鱼游过的礁岩，也在浩浩荡荡的洋流中发问，万物的起源是什么？宇宙的目的是什么？文明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于是，书籍伴随我，穿过岁月的重重门楼。人生应如何看待？如何度过？书籍，这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，引领我探索生命的智慧与奥秘。

我一点点探索着，在一叶扁舟航行大海的途中，无论海阔天空，还是风急浪猛，都学会了用欸乃桨声，为恒心这一词语作注释。

以书为故友，极目山川，让我同古今中外伟大的心灵

交谈。逝去的人，都在鱼儿成群的河流中苏醒了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的三闾大夫；梦而复惊、死而复生的杜丽娘；血溅桃花扇的李香君……那么多的人，栩栩如生陪伴我身边。不仅如此，夜，由于书页的轻轻掀动，开启了无法想象的丰盈世界，大山心腹里，正以很难揣测的时间缓慢修炼成金属的石头；水洼上青蛙、麋鹿与北极狐羞涩而火爆的合奏，陪着我千里奔驰；鱼翱翔于苍穹，鸟潜泳于词语的根须下，围拢了我，甚至还有桑树林里，每逢满月便上下飞舞的精灵。

以书为亲朋，穿越不时诞生悲喜剧的滚滚尘埃，拓展了我的视野，丰富了我的生命，锻炼了逻辑思维，悄悄滋养了我的心灵，在那书香漫漶的水域，穿越世上的酸涩坎坷、悲欢荣辱，更使我懂得了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宽容与幸福。

我愿，一生一世，走过沼泽、乡村与城市，采撷墨色之香，一直等候着青藤绕屋，彼岸花开。